

117.6
41

锦西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西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 一、“九·一八”事变的前前后后……刘茂林 口述
纪梦非 整理(1)
- 二、伪满劳工的遭遇……陈耿秋(6)
- 三、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杨连胜(10)
- 四、伪满大亚矿业株式会社锦西矿业所……崔树铭(15)
- 五、清末民初锦州地区流通的货币……柳秉钧(18)
- 六、清末民初的乡村私塾……王学曾(21)
- 七、锦西农村第一所女学……陈耿秋(28)
- 八、伪满的中等教育……王学曾(30)
- 九、网户与“穿睛鲫”……陈耿秋(33)
- 十、旧时锦西地方的岁事……柳秉钧(34)
- 十一、旧时锦西之汉族婚嫁……柳秉钧(41)
- 十二、张作相为父办丧事……崔树铭(44)

“九·一八”事变的前前后后

刘茂林口述 纪梦非整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奉天（今沈阳）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二团营长之职，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祸！如今我已经是八十二岁的老朽了，但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无限悲愤。做为“九·一八”事变的见证人，我愿意把它写出来报效国家。

早在一九二九年，东北四省最高掌权者张学良（字汉卿，当年二十九岁，东北人民习惯地称他为“少帅”）已奉盟兄蒋介石之命，率东北军于学忠和刘多荃等部的二十余万官兵进驻北平（今北京），并挂上了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衔。所遗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设在奉天，掌握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的军事和政务的权柄，为当时东北最高权力机关。司令长官一职，着交由公署参谋长荣臻代理。

当时编制是军务设督办，政务设省长。奉天省不设督办，只设省政府，省长是臧式毅；省会设在奉天。另设城防司令部，司令官委由步兵第一旅旅长王以哲兼任。该司令部所有总兵力，只有王以哲一个旅，这整个旅下辖第十七团（团长常经武）、第七十九团（团长王志军）、第六二一团

(团长王铁汉)共三个团，还直属有卫队连、骑兵连、迫炮连、通讯连等四个连，全部驻扎在北大营。至于奉天社会治安事宜，则由宪兵司令部(司令陈兴亚)、省公安厅(厅长白铭镇)和奉天警察总局三方面负责维持。

吉林省设督办和省政府，当时督办兼省长是张作相；省会设在吉林。

黑龙江省，设督办和省政府，当时督办兼省长是万福麟；省会设在齐齐哈尔。

热河省设督办和省政府，当时督办兼省长是汤玉麟；省会设在承德。

此外，奉天省还驻扎有空军司令部，司令沈鸿烈(当时早已去职)，只有副司令许世英代行司令职，拥有军用战斗机三百架。

东北还设有海军司令部，司令是鲍育才，司令部设在营口。

记得事变前一天，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二十点，恰是一个秋月扬辉，桂子飘香的夜晚，谁能想到正是在此时此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多门师团长率领三万兵马，沿南满铁路直扑北大营西卡子门。当时警卫西卡子门的是第七十九团的一个排。多门师团前锋一个连气焰嚣张，首先向我警卫排开枪射击，妄图长驱直入，当即遭到我排还击；与此同时，排长用电话向上级请示，他那里知道他们的团长王志军早就奉承上峰密令：“如遇日军侵犯，立即后撤，不许开枪抵抗”，因此该警卫排长，只好率领全排士兵掩护撤退。日寇乘机夺门而入，跟踪追击，我排士兵伤亡很大，不到半

小时连部、营部相继陷落，日寇直逼团部。同时，多门师团长还分兵两路，分别包围分割第十七团与第六二一团。七十九团团长方志军处此危急关头，也怒不可遏，他一面下令誓死抵抗，一面急用电话向王以哲请示，此时王以哲不在北大营，到天合丝房他的朋友家去了，乃由该旅参谋长赵镇藩代理发布命令：“七十九团应予还击”！只在这时东北军才敢向多门师团正式开火。赵镇藩参谋长又向荣臻参谋长请示，然而得的答复是：“应遵照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指示：‘日军进逼，不准抵抗，应作战略转移’，中央自会提请国际联盟仲裁。如果你旅硬要跟日本人接火，由此引起国际干涉，其后果由你旅自负”。赵镇藩听这一电令早已气得火星直冒，同时又看到多门师团攻势咄咄逼人，硬想一鼓作气吃掉整个旅。他此时感到只有死拼硬战才是出路。于是置荣臻的命令而不顾，下令全旅对日寇迎头痛击。这样，我军士气复振，鏖战至二十三点，敌我双方伤亡惨重。赵镇藩参谋长不敢恋战，乃下令全旅撤出北大营。敌多门师团长于十八日凌晨一点钟下令，向我旅分进合击，企图分割包围我旅，妄图各个击破全歼之。我旅拼死抵抗，并力突围，激战至十八日凌晨六点。我旅除六二一团有两个营被包围外，全部撤出战斗向东退却，于同日十三点到达铁岭县集结。

话分两头。十七日二十点整，荣臻代司令长官紧急命令：“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全体军政人员应立即撤出奉天，向东掩护撤退，限于十八日十二点到达铁岭县集结待命”，叫我团担任掩护退却任务。翌日凌晨四时，团长汲绍纳命令我率领全营驰援北大营，协助六二一团两个营突围。我乃率

领两个连士兵星驰北大营，叫另一个连直奔北大营西卡子门，鼓噪佯攻多门师团之背，借以分散包围我六二一团之敌。由于我营佯攻、奇袭双管齐下，使敌寇晕头转向，一时弄不清楚我援军究竟有多少；再加上六二一团两营兄弟英勇善战，发扬了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卒使这次突围成功。他们与我营会师后，我们大踏步后撤，至十八日凌晨十二点准时到达铁岭县集结待命。

荣臻代司令长官，象扔掉包袱一样，迫不急待地向城防司令部参谋长兼步兵第一旅参谋长赵镇藩下达了两个命令：一、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全体军政人员，应克日撤退至北平，有关撤退诸事宜，着由赵镇藩参谋长全权署理；二、着赵镇藩参谋长立即选派精干人员，驰赴天合丝房营救王以哲司令官不得有误。赵镇藩接令后，荣臻司令长官在卫队一团护卫下乘车到北平去了。

赵镇藩参谋长当时获得情报，说日寇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亲到天合丝房拜会王以哲，劝他不要走，并向他说明，日本首相近卫文吕有意望他担任奉天省督军兼省主席，并且说这一任命已经取得南京蒋介石和张少帅的默契与谅解。但是，王以哲婉言谢绝了。这时他仍在天合丝房，但以遭到无形的软禁。根据这一情报，赵镇藩参谋长当即下令，叫卫队连挑选精兵六十人，每人携带快慢机及子弹，分三路直趋天合丝房救出王以哲。

至此，步兵第一旅连同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全体军政人员，在王以哲司令和赵镇藩参谋长的率领下，于二十三日晨由铁岭开拔，进行战略行军到了南杂木火车站，乘火车

赶到山城镇。后转移到彰武，稍事整顿，乃于十月初到达北平。

我们到达北平后，才知奉天兵工厂，奉天飞机场及战斗机三百架以及武器弹药等，却拱手让与日寇。兵工厂和火药库的人员以及全体空军官兵，在空军副总司令许世英等率领下，灰溜溜地逃到北平。

营口海军司令部及其所属舰队，均被日本接收，海军司令鲍育才带领海军士兵，空手回到北平。

吉林省代理督办兼省长熙洽（张作相驻天津不在东北）在事变时不逃、不守、不死、不走。在日寇入侵吉林和长春以后，将吉林省奉送给日寇。

黑龙江省督办兼省长万福麟，早于一九二九年随少帅到北平。因此，这个省的军务、政务实权掌握在赵明达手里。这位将军优柔寡断是出了名的，他接到“不抵抗密令”后，正中下怀。因此，不等日寇来他就作出投降架式，日寇到了齐齐哈尔，就把黑龙江省奉献予日寇。

热河省督办兼省长汤玉麟则采取了“人来犯我，我必犯人”的态度，因此日寇铁骑冲向承德之时，冷不防遭到了有组织的抵抗，使敌受到了重创。但由于日寇援兵日众，汤军势孤无援，所以承德陷落。

至此，不到三个月东北四省全部陷落，三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抚今追昔，真是不寒而栗！难道不正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绩所导致的恶果么！日蒋勾结，共同防共，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是表现得一清二楚，淋漓尽致么！

伪满劳工的遭遇

——乌奴耳当劳工幸存者的回忆片断

陈 耿 秋

乌奴耳现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所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北部，在大兴安岭山区，邻近苏联国境。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从各地强制征集来的劳工，满车满车地运到大兴安岭山区的乌奴耳。在这千里连绵的山区，依山势起伏迴旋，修筑一条防御工事，构筑数不完的山洞暗堡。自称“东方马奇诺”，用以防备苏联进攻。去乌奴耳当劳工的东北同胞，就在这八百里山区时刻和死亡争夺生命。在那些年代，乌奴耳的名字是和死亡连在一块的。当时人们流传着：“去了乌奴耳，有去没有回”。现将几位去乌奴耳当劳工的幸存者，口述的回忆片断整理如下：

繁 重 的 劳 役

刘庚起（金垦乡网户屯人）说：一九四四年四月，我被迫去乌奴耳当了劳工。我们到了工地就干活，天天都是早晨刚蒙蒙亮就吃早饭喝稀粥，晚上顶着星星回棚来。干起活来，只要效力不问身体，把一百多斤的大石头两个人抬起来

给一个人扛，如果走几步扛不了滚下来就轧断腿脚或累的吐血，没有人怜悯或同情。百斤多重的水泥袋放在肩上，一扛就是一二百米远，中途筋疲力尽也不能休息，放下后自己就扛不起来了。搓灰、清坑、扛木运石、打眼放炮，一切重活和危险的活，叫怎么干就得怎么干。日本鬼子和劳工队长，在一旁拿着鞭子、棍棒，凶神一样地紧盯着。打骂是常事，前后一百六十五天，不论刮风下雪，都得出工。回想起来，不禁心酸。

牛马的生活

杨玉山说：我们劳工在乌奴耳，是住在四面透风，霜满木板，地下雪铺，冰冷的席围工棚里。吃的就更难，日本人把仅能维持劳工活着的微量粮食从上面发下来，经过各种关卡和劳工头子的克扣，真正到劳工口中已是十分可怜了。中午窝头两个，早晚小米粥一二两。有时连这样都断了，代之而来的是整个包米粒粥，而且又稀又少。网户屯刘庚起（当时二十九岁）有气地数了一下，一碗只有八十七个粒。这样的生活，既使不劳动也够劳工们活的了，何况又干特重的活呢？饥寒交迫的生活，加之饮食用水都是从多年积满污垢的坑洼中取出的，水含毒质很大。劳工们积劳成疾，瘟疫流行，病号和死亡早已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成群成排地倒下去。原来拥挤不堪的工棚渐渐地空了起来，火炼场和病号棚是二位一体的，只要病人到了西山的重病棚，就有去无回。日寇不管是有气无气，不能干活就统统烧死。为了活下去，有病也要

去工地干活。

刘庚起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他说：锦西有一位同伙劳工，名字今天想不起来了，他是个念过书的人，重病时装轻病到工地去干活，当他感到自己不行了的时候，哭着对大家说：“我不行啦，我偷偷地作首歌，教给大家作个纪念吧！”刘庚起说：我至今还牢记在心里。歌词的大意是：“日满征劳役，抛家上兴安。起早又贪黑，服役在坡前。劳动苦中苦，谁也不敢言。车回人不归，尸骨葬西山。指发随队回，亲朋泪涟涟。秋风如剪锥，白发望儿归”。大家听到之后，无不痛哭流涕，三天后他就死了。

愤怒地反抗

刘庚起说：站在死亡边缘上的乌奴耳劳工，只有两条路，一是逃跑，一是怠工。金星乡网户屯的李云说：当我看见压弯脊梁背的同乡时，怒火涌上了心头，我一想与其为小鬼子修工累死，还不如趁早从小道逃走。

主意拿定后，不觉心里亮堂了，越想越强烈，一个人不行得多找几个人，人多道多走路有伴。于是我和五个老乡秘密商量，决定平时多吃些野菜，每天偷留一个窝头，准备逃跑时用。十多天以后，我们趁着一个大雾迷蒙的夜里，绕过无数哨卡，穿过层层密林，白天向着太阳走，夜里背着北斗行，踉高草，拨树枝，衣破鞋碎，饿得发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不分昼夜，一步两步三步地面对东南，向着家乡行。可出了林子，却又犹豫起来，担心汉奸狗腿子们追捕。好

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心的老乡家住了几天，听听没有什么风声，我们又一同到附近找到一个远方亲戚，躲在地窖里一直到“八·一五”光复，才回到锦西。另一伙逃跑的是邵凤起和常守印两个人，后来听说没到两天就被抓回来了。鬼子把三千多名劳工，都集合在“老来沟”工地上，在无数日本鬼子兵的包围下，把他们二人五花大绑地押入会场，宣布了他们的“罪状”，还叫嚣怒骂，在他们大棍不停的起落下，最后血肉模糊了，其惨不堪入目，三千劳工的心碎了。从此监视严了，逃跑的路没有了，要想活着只有怠工。劳工们都哼着自古流传下来的顺口溜：“不打诨的不打懒的，单打不睁眼的”。劳工们的眼睛，就紧盯着劳工头子和日本鬼子，只要有机会就休息一会儿，这个办法就叫“胡弄鬼子，磨洋工”。

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

杨连胜

葫芦岛火车站南，有一片海边高地，中心位置立一座新粘合的石碑。石质为汉白玉，通高一点八米，洁白醒目。这就是张学良撰文并揭幕的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

碑呈扁长方体，带双肩，两边雕刻双道圆条纹，立于方座上。周围八根白色花岗岩方柱，用铁链拉成一座八角形“小院”。显得整洁严肃、美观大方。碑身高一点三五米，宽零点六六米，厚零点二五米。正面阳刻繁体隶书大字：“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背面阴刻八行二百一十九个正楷字碑文。

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碑文如下：

葫芦岛港□（形）势天□（成）海口不冻北方之良港也自有清末叶迄乎今兹倡仪兴筑者屡矣顾以费巨工艰事弗克举民国十八年夏国民政府铁道部□（孙）部长□（科）以北宁铁路无良港为之吞吐也乃赓续前议移北宁之姜余资斯港之完成于是命北宁铁路管理局高局长纪毅董其役复于路局附设港务处以专其责属荷兰治港公司以承其工期以五年又半港斯告竣同时规划市景辟为商埠踴欵盛哉二十载经营未就之伟业行将观厥成功其于中国北部海陆联系之利顾不

重且大欽爰于肇基之日石勒记其涯略以示方来且为程功之左券焉□□□（张学良）撰

碑座长方体，高零点四五米，长零点七三米，宽零点三六米。正面阴刻十二个正楷字，右起竖排两个字一行：“中华民国十九年七月二日立”。背面阴刻粗体阿拉伯数字“1930”的年代字样。两侧雕刻盾形云纹。“小院”直径约四米，碑居正中，水泥抹成长方形底台，面向东方。碑址选择这里很适宜，背面百米外是高山，峰顶海拔一百六十三点七米，山坡有茂密树林和野花；南面不远的崖下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东面是繁华的市街和工厂；西面是山路。站在这里远眺，岛上景物尽收眼底，地势高而平，避风向阳，环境幽雅憩静。

葫芦岛筑港之议，始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俄国霸占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俄国仍窃据“北满铁路”。在东北，中国没有自己的出入门户，交通大动脉被帝国主义控制。“东三省介居两强，势成逼处，积薪厝火，隐患日滋”（1），“揣度形势，该岛（葫芦岛）实为天然之雄埠，不特胜于营口，且可突过大连。得此口岸，则全局俱振，失此口岸，则坐困堪虞”（2）。清朝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曾为“挽回利权”两次动工筑港，都因国内爆发战争而停工。张学良是第三次筑港，当时“张学良将军在易帜和处决杨、常后，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施展才干，决心要把东三省治理好。积极兴修铁路、开发葫芦岛港口，控制日本对‘北满’经济掠夺”（3）。以历史为鉴，谢绝帝国主义的主动借款。与北宁铁路局长高纪毅等筹划经费，经交通部批准，与荷兰治港公

司签订工程合同。“二十载经营未就之伟业”（4），重新操办起来。筑港开工典礼异常隆重，“张学良由沈阳乘专机飞来主持，邀请中外来宾到会，用头等包车从北平、天津、沈阳往来接送。在连山（今锦西）火车站新扎两座牌楼，上缀欢迎字样，驻军整队奏乐欢迎。应邀到会的外宾有日本和苏联驻沈阳的领事，还有荷兰治港公司的代表。南京国民政府派吴铁成、张群到会，天津市长崔廷献，平汉、平绥、津浦铁路局长，中华、武汉工程公司，开滦、井陉、北票矿务局，全国各大银行、商会，各报社新闻记者，还有东北军政要员、地方知名人士等七百余人”（5）。开会时，五艘舰艇鸣礼炮向大海报喜，飞机盘旋高空对白云传佳音。主客登台演说，气氛热烈激昂。“张学良回首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势力侵入我国，事业被操纵于二、三外人之手，何等的痛心！今日筑港，标志中国人要奋起，直接与国外经营贸易，广交朋友，同人福祉有望于此，所以建筑此港务使于成。东北政务委员会代表，讲述筑港之原因，展望葫芦岛港口，要实现‘建筑科学化、港务组织经济化，埠政设施平民化、商业经营国际化’，还说葫芦岛是国家筹划修筑，非东北私有，是国民的经济事业，决非东北官营公司，既有余利，亦属国营国有”（6）。其他演说人一致赞扬筑港，祝贺开工顺利。“葫芦岛将为中国复兴之曙光”。甚至有人激动地说“本港的目的在于打倒大连”（7）。“会后举行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揭幕式，参观炸药轰山，观看海军的武术表演和会操，全体拍照。北宁铁路局赠送来宾纪念册、纪念章”（6）。辽宁当局先已规定，七月一日至三日，在往

来邮件上加盖“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的戳记（8）。

引文注释

（1）（2）引自宣统二年四月十二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密陈筹办葫芦岛摺》。

（3）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社会科学辑刊》标题“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

（4）摘自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碑文。

（5）摘自《新天津报》一九三零年七月二日“葫芦岛今日举行开工典礼”内有来宾六十来人的名单。

（6）一九三零年七月六日北平《民言日报》标题“葫芦岛开工典礼盛况”。

（7）《国闻周报》第八卷三十六期。

（8）《东北年鉴》民国十九年大事记选，七月一日内容。

碑文注释

倡议兴筑者屡矣：在此之前，提倡修筑葫芦岛的有清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锡良，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锦西大窑沟煤矿总经理陈应南。

赓续前议：接续以前的决议。指民国八年交通部于奉天省合资修筑葫芦岛之议。

移北宁之羨余：将北宁铁路的营业结余，挪做筑港之

用。

猗欤盛哉：文言文的赞叹词。猗音依。

勒石记其涯略：在石面上刻字记载事情开端经过。勒音勒。

伪满大亚矿业株式会社

锦西矿业所

崔树铭

伪满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我从黑山国民高等学校辞教后，求助于伪大学时期日系老师江口云起博士，将我派任大亚矿业株式会社锦西矿业所职员。现将该矿业所的矿山经营管理情况，就我知道的整理如下：

大亚矿业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满的一个有限公司，是日本对殖民地进行强制掠夺矿产资源的组织。总社地址在奉天千代田通十八号。锦西矿业所是该会在锦西附近地区的分公司，统辖四个矿山，即才家屯锰矿；周铁屯铜矿；二庄屯锰矿；兴城上达子沟铜矿。执行开采矿石计划；制定预决算，筹购发放采矿、探矿、选矿、运矿、设备用具；检查掌握运输以及工人生活用品等事宜。

矿业所和矿山的所长和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极少数是中国人。当时所长是日本人永吉五郎、庶务是日本人福崎三郎、会计是日本人上别府卜子、劳务是笔者崔树铭、联络员是日本人中村勇。

矿业所所属的工人，大都是躲避劳工被迫而参加矿山劳